

# 中国第一口盐井在双流

□刘向东

说起李冰，人们就想到都江堰；说起盐井，就想到自贡。能把李冰和盐井联系在一起的地方，你知道是哪里吗？

想不到吧，那就是我富饶美丽的家乡——双流。

3年前的一天，我在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参观时，意外看见一尊李冰的半身雕像。噫！李冰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与自贡盐业有什么关系？

心里正纳闷，雕像下面一段文字解开了我的疑问。

“李冰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水利专家，他领导民工修筑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千里沃野。李冰在治水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公元前255—公元前251年任蜀郡太守时，组织当地人民用开凿水井的方法开凿了我国第一口盐井——广都盐井（今双流区境内），揭开了中国井盐生产的序幕，从而被誉为中国井盐生产的开拓者。”

想不到中国第一口盐井竟然与李冰有关，更想不到这口井就在我们双流。我一定要找到它！

回双流后我到处打听，问了好几个人，都说不知道。后来有人说好像在华阳三江村附近一个寺庙旁，井已毁，但有碑记。三江村离我老家只有三四公里，平时往返双流华阳常走双华路，记得路边有个寺庙的指示牌，估计是那里。

前年一个冬日中午，我顺着指示牌来到万佛寺，其实离双华路很近，拐进去不到一公里。寺庙左边是公交车充电站，门前是一片菜地，后面和右边是楼盘，数幢高楼拔地而起。楼盘尚未完工，一些工人正在路边流动餐车旁吃盒饭。走进庙里，非常安静，转了一圈，没看到碑记，也没看到僧人，无法打听，悻然离开。

去年又听说盐井不在寺庙，而是在一个道观里，叫万缘宫。我立即搜索，离



李冰像。

我立即搜索，离

我立即搜索，离

我立即搜索，离

2024年7月，我从重庆绕道青海玉树州去西藏，为的是要先去看看金沙江的起点。它是什么模样？神秘的青藏高原对于我们内陆盆地人来说，总有一种神秘与神奇的感觉。当然，我还要再绕道去看看沱沱河。

金沙江终点我去过多次，在宜宾市区的合江门，与岷江交汇后开始称作长江——那是养育我的母亲河。我出生、成长、生活在三峡地区的长江边，对母亲河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感。

资料显示，长江源头干流通天河流经巴塘河口后称之金沙江。巴塘河又名扎曲，当地语意为“从山岩中流出的河”，在玉树州称多县歇武镇直门达村汇入通天河。

7月30日下午，我驾车导航终于来到了巴塘河口，以为会有一个醒目的金沙江起点标志牌等着我，可拍照留念。这些年各地旅游业兴旺起来，文旅部门都做好了这种服务。可我寻遍附近河岸，没见到任何与金沙江相关的标志物，多少有点失望。

每到一個旅行目的地，我习惯打开手机微信定位，查看当前地图，好在头脑中形成一个方位概念。这犹如我每到一个城市，必去博物馆一样，快速了解当地历史文化与习俗，有助于旅行。一查看，才发现这里并不是金沙江起点，仍为通天河。我手指点着手机屏幕上的地图，顺河道往下游慢慢划动，大约25公里处，一条无名小河流入通天河口的地方，开始标注为金沙江。

我疑微信定位有误，再打开导航查看，现在这里就是金沙江起点啊？而且资料上也是这么介绍的。我用的是百度地图导航，妻子手机上有高德导航地图，便打开求证，结果与百度地图显示一致。为稳妥起见，我又用妻子的微信定位，金沙江起点和我微信定位相同，也在下游的无名小河口处。看来导航地图与微信定位有别，金沙江的起点有了两种说法。

这时，迎面过来一辆垃圾运输车，我朝驾驶员挥挥手。他停车后回答了 my 的疑问：“这里是通天河，金沙江还在下面。”他说了地名，我没听懂，估计是藏语译音或者方言。

我决定去下游，按微信定位找到金沙江的起点，表明我到过。目前我的位置在通天河右岸，而小河口又在左岸，需返回通天河大桥，绕道十来公里才能去那里。

双流城区17.6公里，驾车需42分钟，准确地址是双流区怡心街道三江社区迎宾大道。万缘宫离万佛寺不远，大约3公里，开车要不不了十分钟。万佛寺在双华路以北，万缘宫在双华路以南，都在三江社区范围内。现在的社区，就是以前的村，一个村里既有寺庙又有道观，还是不多见的。

冬至那天午后，太阳罢工，天空阴沉。导航来到华府大道，穿过一条两百多米长的小道，左拐三十来米，眼前就是万缘宫。要不是有导航，还真不好找，难怪之前没听说过。

这里的位置处于牧马山东北边缘，江安河以南，二者直线距离不到两公里。道观规模较小，坐南朝北，依坡而建。宫门前建了个旗台，三根不锈钢旗杆，中间高，两侧稍低，有七八米高。高的挂着国旗，低的挂着黄底红边旗，可能是道教的什么图案吧。

一位五十来岁的道姑将我引荐给道长，道长个子不高，五十多岁，姓刘。我说明来意，刘道长指着宫门右侧不远处一个黑色大理石碑，说那就是碑记。我看了一下标题，《万缘宫道观铭文》，内容主要介绍万缘宫的历史。不过第一段提到了盐井，原文如下：

“隆州有井，广都有十八口盐井。陵井凿自东汉，由道教创始人张陵（开凿）。十八口盐井凿自先秦，由兴修都江堰李冰开凿，远比陵井早数百年，堪称世界之最。无论陵井、十八口井，都是我蜀中先民的智慧结晶，更是有道教文化炼丹术兴起而历久不衰。”隆州指现在的仁寿县。陵井，盐井名。系我国古代大口盐井中最为著名和最具代表性的盐井。据传是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开凿，所以叫陵井。

刘道长说，这里小地名叫杏花山，十八口井分布在附近三平方公里内，但早已灭失了。我问有遗址没有，他说没有了。我大失所望。不过，道长顿了一下，说宫里后面有一棵树，据说树下面以前就是一口盐井的位置。我让道长赶紧带我去。

穿过后排坡上几间官房，“这里以前就是一口盐井”，刘道长指着一棵直径三四十厘米的树木说。“啥时候填埋的呢？”我问。“我也不晓得。”道长答。“那边两百多米远的田里还有一口。这口叫水井，那口叫火井。”道长右手指向西面对我说。我朝西边张望，尽管居高临下，还是看不到任何与盐井有关的蛛丝马迹。我使劲深呼吸一口气，试图在风中捕捉一丝咸涩的气息。



邛崃出土的东汉制盐画像砖。

万缘宫北面、东面高楼林立，南面坡上是部队训练场，只有西面是一片开阔地，已打上围栏。刘道长说，西面是规划的三江公园，已开始动工修建。成都地铁22号线经过这里，有个站点，就叫万缘宫站。怕我不信，他拿出手机，让我看地铁线路图。

告别了刘道长，回双流后想去图书馆查阅资料，看能否找到有关盐井的记载。事情就这么巧，正当我想找盐井资料时，它竟“主动”送上门来。回来后第三天，利用等洗车的时间，去金河路边的湿地公园散步，走到与宜城大道交汇处，突然看到“双流史志馆”，心想，说不定这里就有。进去一看，果然就有我想要的內容。之前经常开车从这里过，怎么就看不到呢？难道冥冥之中，有老天相助，抑或是我的诚意感动了上苍。

据馆内资料介绍，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记载：“（李冰）识察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广都“有盐井、渔田之饶。大豪冯氏，有鱼池、盐井”，这是有关中国古代盐井开凿的最早记载。《双流县志（1986—2005）》记载：“县境内盐井遗址较多，以十八口遗址最为明显，其址在今华阳镇鹤林办事处境内长顺村的杏花山下。”1980年代“十八口”盐井仅存一口，口径1.6米。

我立即搜索，离

我立即搜索，离

我立即搜索，离

我立即搜索，离

我立即搜索，离

我立即搜索，离

我立即搜索，离

泉、唐古拉山口，过那曲、拉萨、林芝、左贡、芒康等县市，转了一个2800多公里的大圈，又来到金沙江边。但不是它的起点，在其下游约500公里西藏与四川交界处的318国道老金沙江大桥旁。

头一天9点多钟，途经西藏左贡县东达山口时，这里海拔5130米，是318国道的最高点。我兴致勃勃地打电话给老同事郑老师，文绉绉地说：“我正行走在您当年挥洒青春和热血的地方！”

郑老师也是我文友，年长我二十来岁。1961年前，他在这一带参与318国道建设长达6年时间。在他创作的小说中，我读到过东达山的故事。可此时，接我电话的郑老师正躺在病床上输液，声音微弱：“前几年我曾想沿318国道走一遍，从建设者变为旅行者。遗憾的是，临行前冠心病发作，这愿望今生再也无力实现了。”听到这里，我心里沉甸甸的。

郑老师继续说道：“不知那座金沙江大桥还在没用得？1964年建起的。我第一次去物资供应站背炸药时，桥没修好，还是坐藏族同胞的牛皮筏子过的河。”此时，我已眼泪汪汪，哽咽地回答：“明天，我去帮您看看！”

第二天下午6点多钟，我站在了四川巴塘县竹巴龙乡的老金沙江大桥旁。可眼前的大桥已断裂，剩下左岸二三十米长一段，湍急的江面另有3个桥墩冒出一小截。我想，怎么给郑老师解释呢？

在桥旁，碰到一位干部模样的人，他告诉我老桥断裂的缘由：20年前，318国道改造，新建了一座金沙江大桥，老桥就没再用了。谁知2018年的时候，一个月之内，上游一两百公里的地方先后两次山体滑坡，金沙江形成了堰塞湖。在排除泄洪时，新老两座大桥都被冲毁了。他指了指下面不远处说：“你看，那就是新桥，也是断的。”这座断桥我刚看过，旁边立有一块大石碑《金沙江大桥抢通简介》，武警某部交通三支队用22天时间，另建起一座上承式铁架的金沙江大桥，保证了川藏“生命线”的畅通。

我脑海中一闪，这碑的内容，不就是我对郑老师最好的解释吗？

然后，我又在断裂的老金沙江大桥下，捡起几块鹅卵石，带回重庆去，送给郑老师做纪念。

史书记载，李冰在蜀地治水之余，发现双流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盐卤。这位智慧的水利专家，将治水的经验用于凿井，开了井盐开采的先河。我想象着当年工匠们挥汗如雨的场景：铁制工具与岩石碰撞的铿锵声，绳索在辘轳上吱呀作响，盐工们激情高昂的号子声此起彼伏。那是怎样一幅热火朝天的景象啊！

盐井的开凿，不仅解决了蜀地百姓的食盐之需，更开启了四川井盐文化的序幕。自这口井开始，盐工后来又摸索出了卓筒井、天车井等独特工艺，让四川成为“有盐有味”的“天府之国”。可惜，这口具有开创意义的盐井，终究没能逃过岁月的侵蚀，只留下史书中的寥寥数语。

走出史志馆，我向东方眺望，一架银鹰正从广都博物馆上空掠过，夕阳西下，为双流这片古老而年轻的热土镀上一层金边。恍惚间，我仿佛看见李冰站在杏花山的半边，望着汩汩涌出的卤水，露出欣慰的笑容……

盐井虽已湮没，但它开启的井盐文化却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就像都江堰至今仍在滋养着成都平原一样，这口盐井的精神也永远镌刻在了蜀地记忆中。

风过处，我似乎闻到了淡淡的咸味，那是历史的气息，是文明的芬芳。

## 金沙江起始处

□陶隍



四川、青海两省交界处的通天河。 陶隍 摄

在左岸的沿河公路上行驶了几公里后，我担心走冤枉路，想找专业部门确证一下。于是，在网上搜到玉树州水务局的电话，打过去咨询金沙江的具体起点，并询问是否设有标识牌？

“没有金沙江起点标志牌。”接电话的一位男性工作人员解释：“我们以青川两省交界处为准，上面是通天河，下为金沙江。那里有界碑。”这样，金沙江的起点有了三种说法。反正“青川交界处”还要往下游走，我想探个究竟，继续前行。大概又走了5公里，路过一个小村子，几个村民正在公路上翻晒收割的青稞。我向一位年轻人问路，他说要到四川德格县才是金沙江，还有一两百公里路。这个说法我感觉欠妥，马上改口询问与四川交界处还有多远，他回答10公里左右。

终于看到设置在公路上侧的“青海四川1号界碑”。我下车，环视四周，左边为山，右边临河，没有明显的分界特征，比如山沟、脊梁、河湾，或者突出的岩、崖等物理特征，这与我心目中想象的金沙江起点有些差距。我仍想找到那条无名小河。

再向前行驶了约2公里，进入四川石渠县真达乡真达村，村边一条小河汇入伴了我一路的通天河。对照手机上微信定位地图查看，没错，正是那条无名小河——金沙江的起点。

天下

成都

Literature&Arts

锦水

08

成都日报

锦观

2025年6月17日

星期二

情感

### 一位伞兵的端午记忆

□钱声广

端午的晨露还挂在粽叶尖上，我们已列队在王家墩机场的跑道边等待登机。那是壬戌年的端午节，我作为空军伞勤干部教导队学员，将从这里乘飞机飞临武汉东湖，完成一场特殊的水上跳伞训练。

飞机爬升时，江城在机翼下铺开它水做的经络。长江如帛，东湖如砚。开阔秀丽的东湖，宛如一幅尽显江山多娇的画卷，穿过烟波浩渺的郭郑湖，与错落有致的磨山、南望山、鼓架山映衬，景观相连，而郭郑湖上浮着的磨山，又恰似一枚未及鈐印的印章。

当飞行高度降至800米时，学员中突然有人惊呼：“看，下面在赛龙舟！”——原来烟波尽头，十几条细长的龙舟正劈开水面，鼓声似乎也隐约传来。

跳伞铃声嘀嘀响起的刹那，我突然想起童年端午，妈妈总说那赛龙舟是去打捞屈大夫的。而今我们这群从“雄鹰”腹中跃出的伞兵，倒像是另一种打捞。

我们一个个快速地跃出舱门，扑向东湖。瞬间，盛开的伞花犹如一簇朵祥云飘落而下。当伞花降落到湖面的瞬间，世界突然寂静。伞绳缠住的光线里，行吟阁的飞檐挑着一角战国时的天空。后来才知道，那年端午恰逢屈原投江第2300个祭日。一个流传了两千多年的民俗节，一个用艾草和雄黄酒标记的节日，因一个诗人的纵身一跃，成了文明的刻痕，成为永恒的纪念。

屈原生于公元前340年。他曾是楚王室最锋利的剑：二十岁时便受到楚怀王的信任，任左徒，主张变法强国；三闾大夫任上，联齐抗秦的策论却刺痛了贵族的神经，谗言比秦军的箭矢更早射中他，致使他主持的变法之路受挫，光明磊落的他不知防小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因而在官场上处处受到了排挤和打压。楚怀王一味听信谗言，疏远屈原，甚至把他给放逐了。偌大的楚国宫殿容不下屈原那清瘦的身躯，飘逸的衣袖也容不下他热气腾腾的理想。在放逐江南的路上，他把政谋写成《离骚》，把忧思撕成《天问》。

直到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忧国忧民的屈原纵身一跃投入汨罗江，终于将肉身铸成最后的诗谥。很多年后，司马迁曾到过汨罗江追悼屈原，写《史记》时，不遗余力地将屈原放在“列传”中。由此，在中华文明的史册上留下了一个热血沸腾的背影和几卷酣畅淋漓的长诗。

传说屈原投江后，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躯体，有位渔夫拿出饭团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了，就不会去咬吃屈大夫的身体了。其妻邓夫人“每日投食于水以祭之”，后来百姓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遂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用彩丝系之，发展成粽子。此后，端午节这个传统节日，被屈原赋予了特殊意义，人们用包粽子、采艾叶、龙舟竞渡来纪念，这位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

冲锋舟溅起的浪花打湿我身上的伞训服时，龙舟已划过赛道的终点。我们遥遥可见湖中有一楼宇，三层飞檐，翠瓦覆顶，雄健俏丽，颇富民族风格。后来才知道那是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行吟阁，是为纪念屈原而修建的，它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及秀丽的自然风光蜚声中外，堪称东湖“楚文化”的点睛之作。多年后我重访东湖，在行吟阁前长久驻足。

行吟阁的阁名取自《楚辞·渔父》中的“行吟泽畔”。阁前矗立着屈原的全身塑像，高冠长佩陆离之剑，细细瞅瞅，好像他的剑穗仍在风中颤动，像未落定的判笔；他端庄凝重，那昂首视天、举步欲行之姿，似在向天地、向山川、向星月发出叩问，掷地有声，忧思绵长，宛如一湾悠悠东湖水。我突然奇想，当年我们从云端跳入湖中的轨迹，与他沉江的弧线，原是同一种抗争的镜像——他沉入江水，是为了唤醒沉睡的国魂；我们跃向水中，是为了练就守护祖国山河的本领……

阁前有孩子正在背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童音清脆。少年时的我也曾认真背诵过《离骚》，373句诗，实难背熟，唯有这句诗烂熟于心。当年老师对我们说，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精神力量。后来跳伞时教官说过“离地八百米，才能看见大地真实的轮廓。”而屈原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告诉我们——唯有高于生活，才能忠于生活。

离开行吟阁时，我从卖粽子的老太太那里买了一串粽子，有5个。老太太说：“尝尝今年的新米。”

轻轻剥开芦叶包裹的粽子，里面还裹着一颗红枣，像一滴凝结了千年的血。抬头见晚霞满天，总恍若看见当年伞花与龙舟交错的画面，还有一首从未沉没的长诗。或许，屈原的“求索”从未止息——它藏在司马迁的竹简里，藏在文天祥的丹心中，也藏在我们每次跃出机舱的勇气里。